

全 新 小
說 版

日本文化之父

鑑真

大師傳

作者◆傳 傑

【中國佛教高僧全集】6



作者 ◆ 傳

傑

鑑真

大師傳

日本文化之父

【中國佛教高僧全集】 6





日本文化之父：鑑真大師傳／傅傑著．--初版．--
高雄縣大樹鄉：佛光，1995[民84]
面；公分．--(佛光史傳叢書；3605)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57-543-327-7(平裝)

1. (唐)釋鑑真 - 傳記

229.341

84001390

☐作者 ☐傅傑

☐出版者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行人 ☐慈惠法師(張優理)

☐地址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一五三號 佛光山寺

☐電話

☐網址 ☐http://www.fgs.com.tw

☐劃撥戶名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流通處 ☐佛光山文化發行部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一五三號 (〇七)六五六四〇三八、九

佛光山文教廣場

高雄市大樹區佛光山寺 (〇七)六五六一九二一一六、一二

滴水書坊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四四六號 (〇二)二九三三七四八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三段一一七號 (〇二)二九八四九五三

宜蘭市中山路三段二五七號 (〇三)三三〇三三三一〇九

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二七號 (〇七)二七二八六四九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二八號 (〇七)五五六三三九三一〇六

中茂分色製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舒建中、毛英富律師

行政院新聞局版台股業字第八六二號

一九九五年三月

二〇一一年六月再版三刷

☐定價 ☐二五〇元

☐印刷者 ☐

☐法律顧問 ☐

☐登記證 ☐

☐初版 ☐

☐定 價 ☐

☐有著作權・請勿翻印・歡迎流傳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傳真

☐電子信箱 ☐fgyee@fgs.org.tw

☐劃撥帳號 ☐一八八八九四四八

◆鑑真手跡

起居僧都也上道體也經

奉請四大部經

華嚴經一部

大涅槃經一部

大集經一部 大品經一部

且要華嚴經一部轉讀

三月十八日鑑真狀白

【總序】

佛光與慧燈

同生堂

佛教傳入中國近二千年，高僧輩出，法雨霖霖；禪智淨範，流布南北，蔚為中國傳統文化之清流。多少棲心禪理之士，機鋒峻烈，殺活自在；多少受持妙法之僧，廓清心體，刮垢磨光。歷代經籍及《海東高僧傳》中有具體記載者，約一千七百餘人，俱能垂高明於典範，顯聖諦於法界。

可惜古籍艱澀難讀難懂，已與現代人之心靈脫節，由於古文的障礙，歷代高僧之人格光芒漸漸黯黯，佛法意境也慢慢隱晦，現代人普遍缺乏判讀古經籍之學養，即使悉

心諦聽，也難以拂除文言之烏雲，識見高僧行誼，永拔生死根本，戒除貪恚愚癡苦惱的憂患，這是很可惜的！

《中國佛教高僧全集》以歷代高僧之風采再現今世為宗旨，力求現代化、白話化、小說化、真實化，將歷代高僧道範與淨行活潑呈顯，以親切通俗的面貌，溫渥現代人的心靈，期望為現代人樹立新的智慧長明燈。

《中國佛教高僧全集》預定出版十二門一百位高僧，完整輝映各宗派及教化上卓有貢獻之歷代僧伽，以白話語彙及小說體裁忠實記傳，成為白話版的現代《高僧傳》，是我繼《佛光大藏經》、《中國佛教經典寶藏》、《中國佛教百科全書》之後，推展「人間佛教」的第四套大型叢書。希望能將蛛網塵封之高僧行誼再現當代，讓前賢的智慧燈炬普照三千世界迷茫衆生，讓聖僧的佛法光芒照亮九洲大地的黑暗角落！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鑑真東渡海難圖

【目錄】

【總序】 佛光與慧燈 ◆ 星雲

●	預結來緣	——	一
●	漫漫長夜	——	二四
●	重重阻攔	——	四六
●	滄溟萬里	——	七三
●	行化南國	——	九六
●	復歸起點	——	一二四
●	風帆揚起	——	一四六
●	分燈東瀛	——	一六八

【後記】 —— 一八二

【附錄1◆鑑真編年事輯】 —— 一八三

【附錄2◆參考書目舉要】 —— 一九六



預結來緣

『你們看，那就是大明寺！』

聽到這一路期待著的聲音，望著不遠處古木遮映著的寺院，跟在道航身後的那一行人，個個心都怦怦直跳起來。

緊跟在道航後面的高個子是日本留學僧榮睿。他方方正正的臉龐，走起路來步子又快又大，渾身都透露著一種武士氣概。他急切的心情透過炯炯的眼神，毫不掩飾地流露出來。在唐土羈留了十年，也許使命成敗的關鍵就在今天。

日本朝廷關於興隆佛教的詔書已頒布有近百年了，雖然在皇室的提倡和扶植下，各地興建了許多佛寺，但在穩定社會秩序、解脫衆生疾苦方面，卻還沒有收到應有的效果。部分農民不堪重重賦稅和徭役，有的聚嘯山林，妄說禍福，進達釋教，退犯法令；有的逃入寺院，削髮爲僧，卻不修佛法，但爲避難。而已獲得地位的上層僧侶之中，則不乏爲所欲爲者，有的不念佛經，專營私利；有的不住寺院，偷養妻室，把光輝神聖的佛門弄得烏煙瘴氣！爲了整頓清理寺風，日本朝廷在五十年前便推行了僧綱制，任命僧正、僧都、律師三級僧官，具體管理僧侶事務。二十多年前爲了制止私自剃度，又實行了僧尼公驗制，規定每個僧人必須持有朝廷發的憑證。這種種單純以法紀來約束制裁的整頓措施，雖然暫時起了一些作用，然而最終收效甚微。農民還在大批流亡，僧侶還在墮落腐化。戒法不全，不能建立完備的僧伽制度，成了日本佛教發展的致命威脅。

遙想當年釋迦牟尼佛創教之後，在帶弟子到各地去傳教的過程中，看到弟子做錯了事，便隨機設教，根據教義和修行、傳教的需要，制定出相應的戒規，命弟子奉行，以防非止惡。戒條從少到多，自五戒、八戒、十戒到二百五十戒。而律宗除了制定更細密的戒條，它的授戒制度還有嚴格的規定，每個僧侶要取得合法的地位，都必須經過授戒。舉行授戒儀式時必須有十位戒師參加，其中三位是授戒師，其他七位受過大戒的僧侶則作爲臨場的證人，合稱「三師七證」。要有十位戒師才能共同證明一位僧侶的合法性，這十位戒師都必須戒行清

淨，智慧具足。這種作法既能控制僧侶人數的無限增多，又能勉勵僧侶誠心向學，修正他們的偏差行爲。但是，當時在日本還沒有精通律學的法師，而日本朝廷獲悉中國唐朝的佛教界所推行的戒律思想與授戒制度頗爲完善，因此便派留學僧赴唐，一邊學習戒律和授戒方法，一邊物色邀請著名的法師來日本弘傳戒律。

十年前，正當奈良朝廷任命第九次遣唐使節時，擔任律師職務的隆尊和尚，要求朝廷派遣兩名僧侶隨使團來唐，負責學戒律、請高師的任務，並特別推薦了興福寺的榮睿和大安寺的普照。他在上表中特別稱讚榮睿機敏過人、辦事認真，雖然年輕，卻常爲戒律不備而感到痛心，有蹈海赴唐就學的志向。於是，榮睿和普照便隨著治比廣成大使的船從難波（今日大阪）出發。不巧中途遇上風暴，在海上漂流了四個月，但他們最終還是來到了唐土。在洛陽，他們受到了中宗皇帝的接見，也在東都洛陽、西都長安學習戒律，還請到了洛陽大先福寺的道璿、印度僧婆羅門菩提東渡赴日，但卻一直沒有請到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師。這成了榮睿耿耿於懷的心事，也是他久久羈留不歸的原因。而今天他即將要見到的鑑真和尚①，正是一位這樣的大師。他的留學生涯能不能得到一個圓滿的結果，也許就看今天，就看即將到來的那個時刻了。

走在榮睿身後的就是這些年來跟他形影不離、朝夕與共的普照。普照的個頭沒有榮睿高，長得也要清秀些，從他從容穩健的步履中就可以看出，他比他的同伴要來得沉著謹慎。

馬上就能見到聲名遠揚的鑑真和尚了，在長安已經多少次聽僧人們提起他，說他本姓淳于，生在這揚州城一個富庶的商人家庭；還有人說他是中國戰國時代齊國著名的辯士淳于髡大夫的後代呢！以經商爲業的父親是個虔誠的佛教徒，曾從大雲寺的智滿禪師受戒學禪。那麼他的童年時代，一定是生活在充滿佛教信仰的家庭氣氛中了，以至在十四歲那年，當他跟隨父親去大雲寺朝聖時，那閱盡了人間種種苦難，而仍抱著堅定不移的救世之心、面帶親切微笑的佛像，深深打動了他幼小的心靈，使他熱淚盈眶，當即抱住父親，傾訴了自己的願望——他要出家爲僧，請求父親同意。被感動的父親不但沒有斥罵兒子，反而覺得這樣年紀的孩子就懷有這樣的志向，那是與佛有緣，他感到了欣慰，也就一口答應了兒子的要求。與鑑真和尚的父親交往多年的智滿禪師，自然也很高興地收下了這位天資聰穎的少年信徒。在他的主持下，鑑真剃髮成爲沙彌，開始了他的僧侶生涯。

大雲寺是在公元六九一年，也就是鑑真三歲那年興建的。那時大唐正由則天女皇登位掌權，大倡佛法，號令中國四百餘州每州必建一座官立寺院。而揚州，這個僅次於西都長安、東都洛陽的商業繁華城市，是唐王朝統治江南各地及內外貿易的重鎮，諸事備受重視，佛寺自然也不例外。國立的揚州大雲寺，主其事者自非等閒之輩，則天皇帝曾經明白詔示「天下諸州度僧，便就智滿禪師」。在這位名師的指導下，鑑真潛心向學，勇猛精進。

出家並不意味著一個人已經成爲合格的僧侶，要成爲真正合格的僧侶，必須經過一段時

間的修行，再由戒師主持授戒儀式之後，才能獲得正式僧侶的資格。授戒的程序首先是初壇授沙彌、沙彌尼戒，二壇授比丘、比丘尼戒，三壇授出家菩薩戒。而戒師包括得戒和尚一人、羯磨阿闍黎一人、教授阿闍黎一人，是爲三師和尚；另有尊證阿闍黎七人，總稱「三師七證」。

鑑真在大雲寺就學四年，隨後到越州龍興寺，跟隨南山律宗開宗祖師道岸和尚學習戒律。過了兩年，他又跟隨應中宗皇帝徵召赴京說法的道岸前往洛陽、長安。以後在長安的實際寺，由另一位與道岸和尚同爲道宣大師再傳弟子的弘景和尚主持，爲他舉行了具足戒。那時的弘景和尚已經七十五歲高齡，在爲鑑真主持了授戒儀式後的第二年就告老還鄉，中宗皇帝還親自賦詩爲他送行。參加儀式的除了道岸外，還有法藏等人，那都是大唐佛學界的一流大師。在這麼短短的數年間，得到了這麼多名師的器重，這就足以證明他的聰穎好學，也足以預示他的輝煌前程了。而那時他還只是個二十出頭的青年。

從那以後，鑑真來往於寺院林立，高僧薈萃的長安、洛陽之間。巡遊寺刹，拜師訪友，對佛教戒律、佛教藝術以及岐黃醫道等等，都曾究心研習。當他由長安返回揚州時，已經是一個精通律學、知識淵博的高僧了。現在鑑真和尚已是名滿天下的律學權威，衆望所歸的傳戒法師。這些年來，他在這裏授戒講道的同時，還規畫並主持營建了多所寺院僧舍，指導塑造、繪製了大量的佛像與壁畫，創設了救濟貧病的悲田院和供養三寶的敬田院，手錄了佛教

經典一萬餘卷，監製了施送僧衆的袈裟三千餘領。他的弟子遍布四方，而各地前來向他頂禮問道的僧俗信徒，更是長年絡繹不絕。算來他已經五十五歲了。

「這樣一位德高望重、名揚天下的高僧，要是能把他請到日本去，那一定會使日本的佛教放出異彩。但是，能夠請得動他嗎？」普照懷疑地想，「他會願意捨棄這裏所有的一切嗎？這個奢望也許太過分了。那麼，請他舉薦幾位得意的高足也好，至少也不會次於他的這位帶我們前來的弟子道航，更一定會比那位自動跟來的高麗僧如海強！」

普照身後還跟著三個人，除了同爲日本留學僧的玄朗和玄法，走在最左邊的那個面皮白淨、不停地眨著一對狡黠的小眼睛的，就是高麗僧如海。他來長安有年頭了，對自己最滿意的地方，就是選擇了出家這條路。大唐王朝的佛寺，那是多麼吸引人的地方啊！但是他還是抱怨自己生不逢時，心裏偷偷嚮往則天皇帝在位的時代，那時在則天皇帝的庇祐倡導和國家的保護之下，僧侶們修行享受了最大的便利。可是好景不常，到了當朝玄宗皇帝，發布了關於淘汰偽濫僧尼令其還俗，以及關於百官家不得與僧尼交往的敕令，則天皇帝時代制定的「釋先道後」的次序就被推翻了。此外，還規定了僧尼嚴格的考試制度，不但度人爲僧有了禁條，就是像他這樣已經取得僧籍的僧人，也得三年一造籍，並且限制了他們在講律以外的活動自由，犯者不但要勒令還俗，還要受法律制裁。

如海對研習經律的興趣遠遜於他對參訪寺院的興趣，所以對前者所下的工夫也遠不及後

者爲多，自然也就對這種在他看來純屬刁難的考試制度十分反感。而限制行動自由，更是他所不願意接受的。但他更怕還俗，現在他可以滿不在乎地自由生活，但是，若只是個平民，那得承受多少累人的徭役，擔負多少沉重的賦稅！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偶然的機會，如海結識了榮睿和普照，從他們那裏了解到佛教在日本卻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正受到日本朝廷不遺餘力的尊崇、提倡和保護。他敏銳地感到碰運氣的機會來了，自己在這裏既沒有地位，也不會有再大的前途了，而去日本——那可是日本的朝廷正式派遣的僧使來禮聘的！尤其是當他了解到榮睿、普照正和道航謀議，想請大名鼎鼎的鑑真和尚前往日本時，他更感到即使作爲隨從混跡其中，那也一定會讓日本的朝廷奉爲上賓，那時自己的地位與待遇都會跟眼下大不相同，自己的下半輩子也不必像現在這樣擔心受怕了。他立刻就向正爲邀請不到一定數量的赴日唐僧感到爲難的榮睿、普照表示，他非常願意跟他們去日本，也一定要跟他們去日本。

榮睿和普照起初很高興，然而一個人的真實思想、作風、品行、學問，都會從日常的言談舉止中顯露出來，是作假不得、掩飾不住的。幾天接觸下來，道航就掂出了這位高麗僧的分量，對於經律除了一些皮毛，他簡直是一竅不通！更令人難以容忍的是，一開始他竟然敢向榮睿普照謊稱自己已受過了具足戒。自己沒有修證到一定的境界，而妄稱已經達到，這是佛門禁戒的重罪，這種人連作爲佛教徒的起碼資格都不具備，怎還能到他國去傳法！道航對

他的鄙夷全寫在了臉上，這一點連榮睿和普照也看出來了，不乏小聰明的如海當然不會感覺不到。他有些懼怕道航，怕他攪了自己的好夢。現在他隨他們前來謁見鑑真，他也知道夾在當中，是道航極不樂意的，但他卻硬著頭皮，堅持要跟來。他緊張地望著越來越近的大明寺，又瞥了一眼走在前頭的道航，暗暗祈望：但願他師父的脾氣比他好些。

他們終於見到了正在給弟子講授經律的鑑真大師。

在鑑真的足下五體投地，頂禮膜拜之後，榮睿開門見山，直接說明來意：

『自佛法東傳到了我們日本國，雖然有了法，但卻沒有傳法授戒的人。我國以佛法爲國教，是想依靠佛法來整治國家，濟渡萬民，然而卻仍然世道離亂，民不聊生。由於僧尼可以豁免課役，於是不夠資格的人紛紛加入僧籍，成了有名無實的僧人，行儀墮落，一派昏亂。我們國家目前就像漫長的黑夜身處於幽室，急切盼望得到明燭的照耀。所以特派我們前來大唐學習律法，並迎聘深明律法的戒師東渡傳法。』

榮睿話音剛落，普照又接口說：

『我國推古天皇時執政的聖德太子，是我國第一位真正懂得佛教真諦的人，當時貴族間對佛教還在拒斥的爭執中，是他積極採納並支持了佛教的傳播。他還親派使者，前來中國學習，建立國際往來關係。他曾預言：「二百年後，佛教將大興於日本！」今天距那時正好二百年，藉著他的吉言，恭請和尙能派高足東遊日本，以興教化。』

鑑真略一沉吟，緩緩說道：

「我在長安、洛陽之時，就與貴國的僧人有過交往。我曾聽說日本國的大臣長屋王，能做漢詩，崇敬佛法，曾製作一千領袈裟，布施給中國的僧衆，袈裟上還繡著四句話：「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這樣看來，日本確實是個佛法興隆，與佛有緣的國家了。」

說罷，鑑真把目光轉向了衆弟子，朗聲問道：

「你們當中，有誰願意應此遠請，去日本國傳法？」

沒有回答。

「嗯？」

衆僧面面相覷，仍是默默無語。

當鑑真峻利的目光再一次掃過來時，大弟子祥彥囁嚅著開口了：

「日本國這麼遠，怕有性命之虞。去渡那浩淼的滄海，恐怕一百個人裏也難得渡一個過去。人身難得，佛法難聞，弟子進修未備，道果未成，所以弟子們都不敢答應。」

「哦，是的，沒有誰能預料那將會是一次怎樣的航程。」鑑真想，「也許祥彥說得對，我們當中誰也渡不過去，海浪會把我們擊得粉身碎骨，風暴會把我們捲得不知去向，何況私自出國，這又是觸犯國禁的呢！但是，能眼看著鄰邦的芸芸衆生處在昏昧之中而安之若素嗎

？釋尊教導我們，要使一切衆生棄惡從善；佛典要求我們，去往四面八方爲衆生傳播佛法；當衆生因爲貧窮而不得溫飽時，就是百味珍饈盈滿在自己的鉢中，也不該獨自享用。那麼我們對於日本僧人這樣懇摯的請求能置之不理嗎？三百多年前，中國的佛教界也還處在混亂的時候，當時已過六十高齡的法顯法師，因慨嘆佛教傳入中國以來，經、論傳譯失真，律藏殘缺，於是歷經荒涼的沙漠，翻越高寒的雪山，西行求法，在十四年往返途中，歷盡艱險。還有一百多年前的玄奘三藏法師，爲了精通佛學的底蘊，祛除心頭的疑惑，也是未經國家許可，冒著多次風吹、日曬、迷路、斷水、被緝拿、遇盜匪的危險，隻身前往天竺，孤征萬里，身經百難，不折不扣，終於滿載而歸。」

「而今這些日本僧人也像法顯與玄奘法師一樣來這裏求法，我們爲什麼不能隨之前往呢？性命之虞，這也是事實，可是這些日本僧人，不是一個一個地也渡過大海來了嗎？我們已經是佛門的弟子，是釋尊的信徒，當初釋尊爲了獲得真理，成就正覺，在菩提樹下結跏趺坐②，端身正念，發大誓願，寧願血液乾涸，身體腐爛，如不證到無上正覺，就絕不起來。經過長久的冥思苦索，才澄清了各種疑惑，戰勝最後的煩惱，超越時空的障礙，獲得寶貴的昇華。在他悟道成佛之後，爲了宣揚佛法，發誓要把菩提種播遍這黑暗無邊的人世間。在這以後的四十九年裏，他席不暇暖地四處奔走，組織僧團，建立寺院，一天也沒間斷他的說法工作，這才有了佛法大揚的今天。要是他也爲了性命之虞患得患失，不捨棄他奢侈的生活，不